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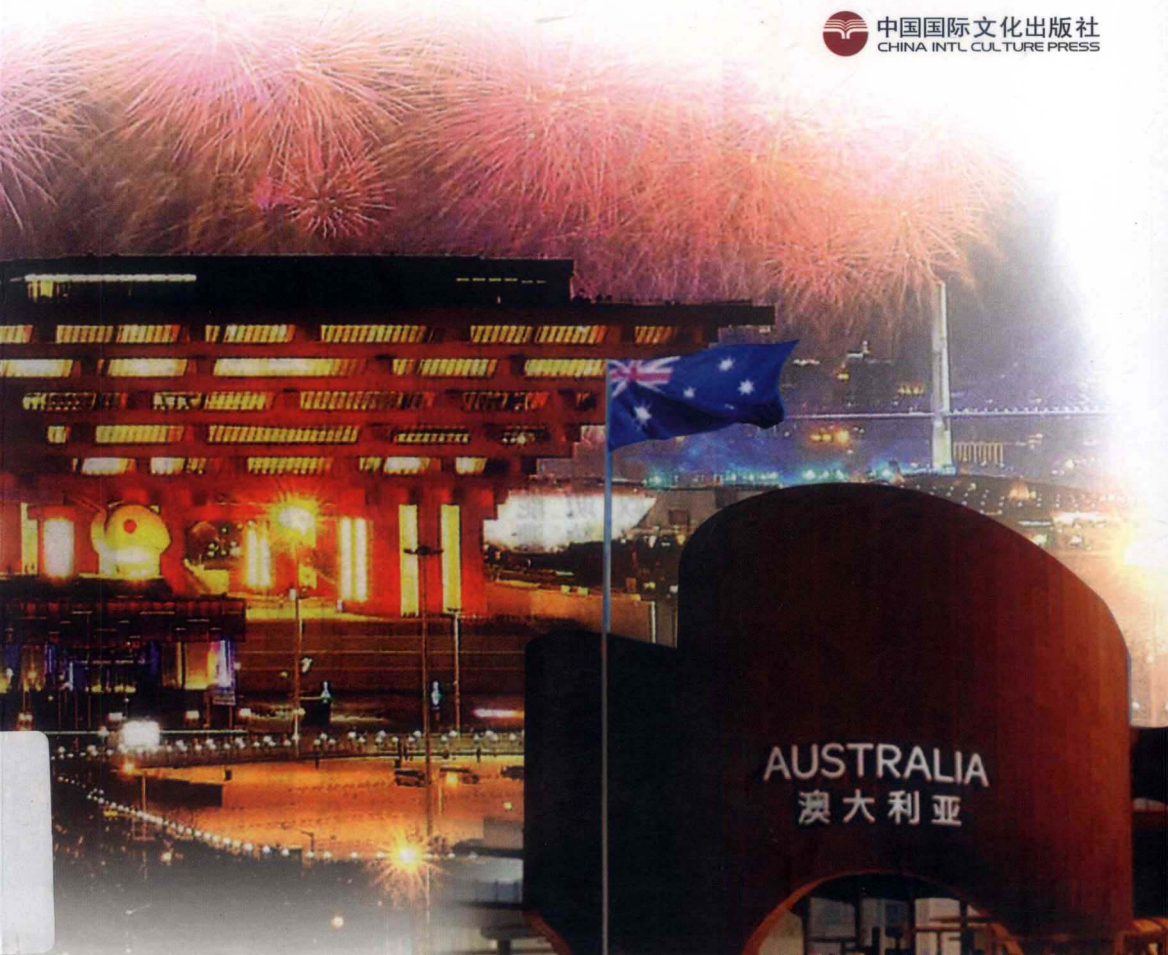
THE YEARS OF MEMORABL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中澳关系 的难忘岁月

郭存孝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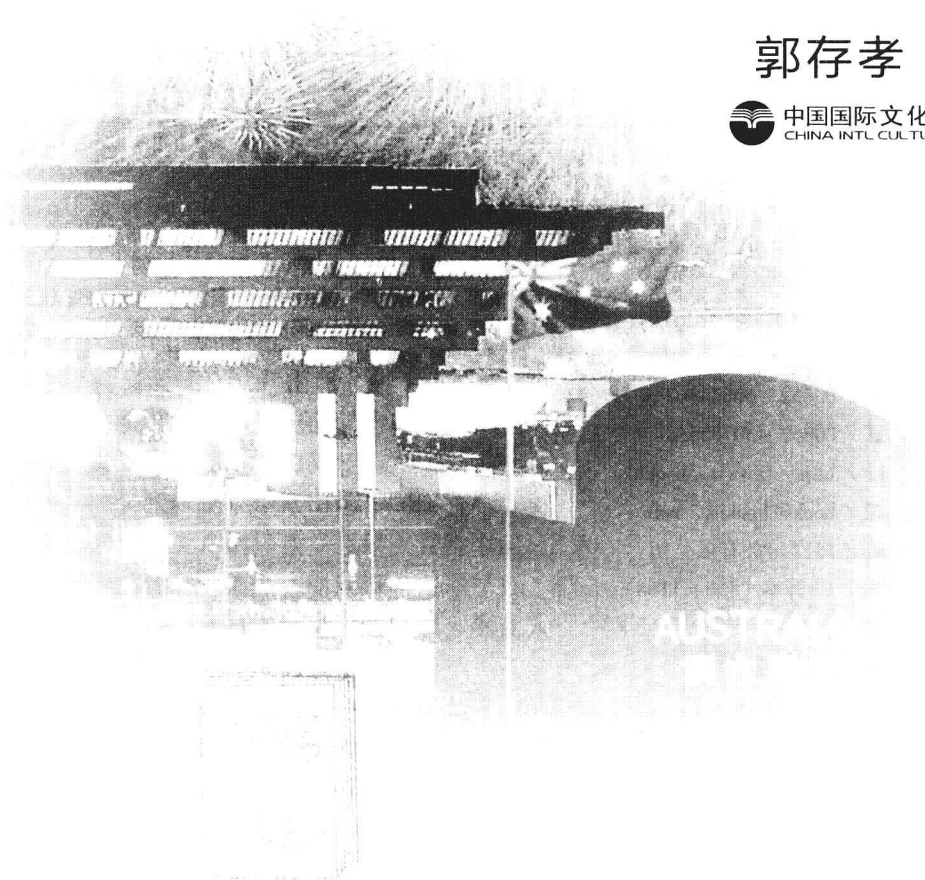


中澳关系 的难忘岁月

郭存孝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中澳关系的难忘岁月

编 著 者 / 郭存孝

文稿审阅 / 伽 悦

编辑校阅 / 编采中心

美术设计 / 牛文斯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

电 话 / 00852 - 60624867 30717637 30787738

传 真 / 00852 - 30785638

网 址 / [http://www. bookhk. com](http://www.bookhk.com) 或 www. bookhk. net

电 邮 / [book@bookhk. com](mailto: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16 开本 (850 × 1168)

印 张 / 20

字 数 / 39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988 - 19606 - 4 - 1

定 价 / 38.00 元

读者购书及查询, 可直接登陆网站 [http://www. bookhk. com](http://www.bookhk.com)

或 [www. bookhk. net](http://www.bookhk.net) 购书信箱: [bookvcd@126. com](mailto:bookvcd@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前言

研究历史的前提是要忠诚对待往事的真实原貌，不能因吾爱而扭曲历史的身躯，也不许因汝恨而改变昔日的面孔，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应坚持的立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应维护的原则，也是笔者对中国与澳大利亚百余年关系的探索与研究所恪守的准绳。

按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是指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在各自维护本国利益的追求中存在的曲折前进和反复磨合的关系。

历史实践证明，中澳两国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华人经历的由苦难的淘金时代起，一路走来，遍地荆棘，因此两国曾长期冷暖不一，既有欢歌，也不乏哀曲，甚至一度跌入敌对状态，究其根本原因，是澳大利亚出于对“母国”——英国的忠诚和顺从，如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澳大利亚曾以陆军和海军被卷入侵华。1935年“五卅”惨案时期，澳大利亚曾派出军舰入侵中国。等等。从而留给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遗恨！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澳大利亚一支40余人的分遣队，又随英军深入中国内地，充当教员和顾问，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9年1月，澳大利亚“华尔门夏”（warramunga）号军舰，主动参与中国“太平轮”海难之救援工作。等等。从而美名远扬华夏。

再透过政治历史的烟尘来看，早在清朝后期，中国的外交视角对准英、美等大国，而对属地——澳大利亚则持漠视态度。不过基于广大侨胞对母邦祈求保护的强烈呼吁，中国政府才主动向澳大利亚示好，可是澳大利亚却我行我素，她宁可让中国独享派驻外交官之特权，而自己则情愿不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四十年代初，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战火又逐渐燃烧到澳大利亚北部领土。作为同命运的受害者，澳大利亚这才迈开大步，与中国建立起互派公使的盟友关系，这是历史的一个飞跃。



1942年，澳大利亚皇家第八师中校大卫·麦都格率澳军分队秘密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途中，曾在湖南祁阳担任“西南干部训练班”的教官和顾问。图为1988年，麦都格将自己的“军用证明书”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年，军事博物馆颁发了感谢证明。（“军用证明书”复印件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侯敬跃教授所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澳大利亚追随已崛起的美国，一度拒不承认新中国，并极力推行反华国策。1950年，作为美国的十六个配角之一的澳大利亚又投入了侵朝战争，中澳两国在第三国不幸成了敌手。时间不觉在冷战中度过了二十年，1971年10月25日，当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澳大利亚却站在少数国家行列，投了一张不得人心的反对票。不过寒冬已经过去，而那暖春终已来临，1972年11月21日，澳大利亚工党通过大选获胜而执政，新中国与澳大利亚遂建立了全面的崭新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两个伟大的国家，从此共同迈入新纪元。

虽然历史档案确实烙下了中澳关系中不愉快的印记，但是历史档案也翔实地为中澳关系留下佳痕。不过历史档案由于无法取得或难于洞察等原因，以致在前人手上积累下一些谜团。如1934年3月，澳大利亚首次派遣副总理约翰·蓝山（John Lamtham）的访华始末。又如澳大利亚最早的华裔外交官李贵方（Chary Lee）等。这些史事承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外交部的帮助，使我受益匪浅。还有反映当代中澳政治关系良性发展的部分数据，是在得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帮助后，我才能向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答卷。

笔者虽有沉重的中国意识，但因早已是一个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澳大利亚

这方乐土之中的华人，因此认识到不断探索中澳两国关系的光荣感，也明白跟上时代步伐抓紧时机的紧迫性，因此决心抱着乐此不疲的心态，全身心地做一个耄耋之年的捉梦人。我的信念是：积之在平时，得之在瞬间，只要激情旺，峥嵘在眼前。笔者于2009年2月去查访了全澳最后一个州——西澳州这块不能被遗忘的宝地。至此，笔者荣幸地已到过全澳六个州和北领地中的四十多个市、县、镇和部分农村及山区，有幸地对一个半世纪以来我华人先贤的遗存开展了再调查、再收集、再获丰收。不过尚不能就此划上句号，因为任仍重而道犹远啊！

笔者现将新发现和新解密的中澳关系史中一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和事件梳理成卷，分成“中澳关系篇”和“澳大利亚篇”两部分。这样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世人提供了又一个观察了解近现代和当代的澳大利亚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的窗口。

据2008年9月，澳大利亚统计局调查，全澳大利亚总人口已达2154.2万人，而华人已超过67万人，今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从大局上看基本上是稳定的，尽管双边关系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舆论又发出了噪音，但是我们坚信中澳关系定会走出低谷。诚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于2009年5月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坦言：“没有哪国比中国对澳大利亚发展更重要”。2010年4月，陆克文总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了题为《以世界的眼光看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精彩演说，他说：“自1972年澳中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友好关系一直建立在互信和负责任的基础之上。尽管其中有过波折，但澳大利亚一直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澳中两国应进一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成为能够坦诚对话和交流的“诤友”。

本书有幸诞生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开幕之后，本书也幸运地出世在2010年澳大利亚第一次闪亮登场于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开馆之初，这两个第一次，无疑地铸定了这段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友好关系中的黄金岁月。

本书写作过程中，2009年12月，当我欢度八十岁生日时，我欣喜地收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陆克文和夫人，从首都坎培拉私宅寄来的有其肖像和签名的贺卡，尽管这是千百张之一，但它是我移居墨尔本以来，收到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给我和我的家庭的一份温馨的祝福的礼物。它使我更有理由并坚定地相信：中澳友好关系——青山不老、碧水长流。

本书《中澳关系的难忘岁月》是已出版的《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和《中

澳关系的真情岁月》，并非有机联系的三部曲之三，本书是笔者的谢幕之作。如果说本书还有价值，那是因为它是一位华人学者为促进中国与澳大利亚保持世代友好关系的“呼吁书”。

郭存孝

2010年5月于墨尔本



*Season's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for 2010*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Therese Rein
and family*

The Sydney Harbour

December 2009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与夫人李恩（Therese Rein）

赠给作者生日及祝福家庭的贺卡

目 录

MULU

前 言（郭存孝） / 1

中澳关系篇

- 1900，侵华“八国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军人 / 3
1909，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吴宗濂谈澳大利亚桉树 / 12
1923，澳洲《民报》的一张广告收据 / 19
1925，“五卅”惨案与澳大利亚巡洋舰 / 22
旧上海《民国日报》几则澳大利亚新闻 / 25
1929，中澳学者共享爪哇会议的科学资源 / 31
1931，黄炎培谈在日本的莫理循文库 / 34
1934，澳大利亚副总理蓝山访华纪实 / 38
1938，澳大利亚在制日援华会议上支持中国 / 50
1938，端纳致函田伯烈 痛斥日本侵华罪行 / 53
被关押在上海等地日军集中营里的澳大利亚人 / 63
澳大利亚战俘在东南亚与日本 / 71
澳大利亚军人在巴布亚发现中国战俘墓碑 / 77
“交际博士”黄警顽及其澳洲新著 / 79
顾维钧巴黎幸会田伯烈 / 86
澳大利亚早期华裔外交官——李贵方 / 89
澳大利亚华侨律师第一人——丁祖培 / 93
张道藩回首与法籍夫人重聚于悉尼 / 95
1949，澳大利亚军舰与中国“太平轮”海难 / 106
1951，朝鲜战俘营里的圣诞节 / 110

目

录

中澳关系的难忘岁月

001

- 悉尼博物馆纪事 / 114
- 西澳州华人遗存纪略 / 117
- 中国工艺美术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展出 / 133
- 1988, 布里斯班世界博览会中的精彩中国 / 136
- 《中澳遗产合作备忘录》及昆州北部华人遗事 / 141
- 2005, 墨尔本与天津牵手共贺银禧 / 147
- 南来北往 熊猫与袋鼠造金桥 / 155
- 中澳学者同瞻内蒙古王昭君墓 / 161
- 澳洲华侨珍藏的孙中山“手令” / 166
-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序文 / 170
- 周文杰著《谁是潘柳黛?》序文 / 177
- 2009, 饶宗颐书画展在霍巴特华丽登场 / 179
- 2010, 广东博物馆界的“侨批”及中澳文物剪影 / 184
- 2010, 看徐展堂中国艺术馆 忆中国文物发现之旅 / 197
- 1851~2010, 中、澳两国欢聚于世界博览会 / 205
- 1949~2010, 中国、澳大利亚政治关系实录 / 215

澳大利亚篇

- 澳洲的发现者——库克船长及其纪念地 / 233
- 达尔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然考察之旅 / 239
- 马克·吐温的澳大利亚游踪 / 249
- 狄更斯笔下的澳大利亚远轮的一次海难 / 259
- 罗素的澳大利亚行脚 / 263
- 澳大利亚哲学家艾伦·伍德为罗素作传 / 268
- 美国驻华记者亚明德心中的澳大利亚与端纳 / 272
- 马来亚人民武装与外来的澳大利亚军人 / 277
- 1880, 1888, 墨尔本世界博览会今说 / 283
- 澳大利亚国徽上的袋鼠与鸬鹚 / 291
- 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纵横谈 / 294
- 从澳大利亚人获诺贝尔奖想起的 / 300

后 语 / 307

附录: 访著名历史学者郭存孝先生 / 308

中澳关系篇

1900，侵华“八国联军” 中的澳大利亚军人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沿海港湾，深入内地掠夺路矿资源和权益，并不断策划瓜分中国，清王朝无力阻止和抵御帝国主义的霸行，因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日益严重。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前提下，中国贫苦人民中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直隶等地出现民间秘密结社——“义民会”，他们与大刀会相结合，以设坛练习义和拳、梅花拳并以棍棒为武器，开展积极的“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斗争。到了十九世纪末，义和拳的势力逐渐壮大，特别是义和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义和拳，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半年，义和拳便改名“义和团”。山东义和团首先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这就吸引了反帝的群众纷纷加入到这支革命洪流之中来了。次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义和团的势力迅速向北京、天津一带扩展开来。不久，仅北京城内就设坛800座，这一扶清灭洋的强势，凸显风云欲来风满楼之冲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顿感恐慌。

义和团盲目排外给外国势力入侵找到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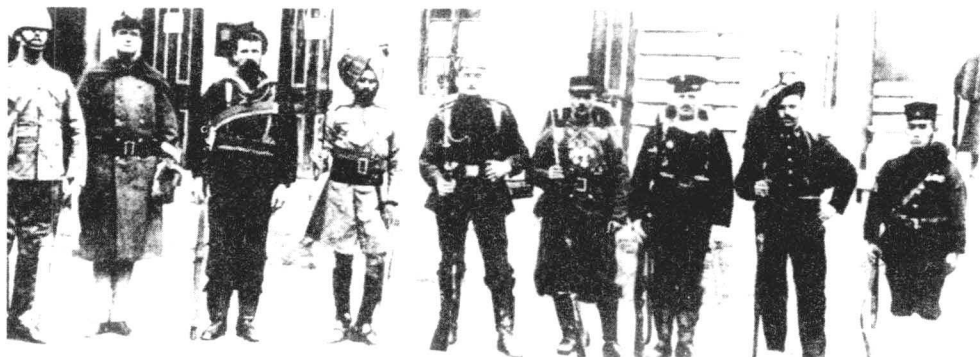
据《拳匪纪事》卷四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三日北京来电，‘山东有乱匪，现已蔓延至直隶省，闻各国皆须派兵至尔’”。又记“四月初十日（西历4月6号），驻军英、美、德、法四国钦使奉其政府密谕，联名致哀的美敦书于华政府，请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什为剿平”。“西历4月12日，英、美、德、俄各国舰队群集于大沽，致词政府，若于两月以内，不能镇抚，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帝国主义势力迫不及待地边恐吓边调兵，首先是美国从上海调集两艘军舰，停泊于天津大沽口外，接着又调来新式快炮。英国领事葛梅甫坐镇山东济南，威逼山东巡抚立即消灭义和团。帝国主义分子使用其一贯伎俩，即一面威赫恐吓，一面精心策划军事干涉行动。5月22日，美国又调来一艘炮艇，停泊于大沽口外。5月下旬，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借口“保护使馆”，陆续派军入驻京、津，局势顿然紧张起来。6月10日，一支由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地利的2000余人的史称“八国联军”的侵华联军组成了，接着各国24艘军舰已聚集在大沽口外，侵华之火已开始点燃。于是，这支侵略军在联军统帅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出发企图进犯北京，当队伍行抵廊坊时，未料首仗即败下阵来，因为义和团已拆毁铁路并沿途阻击，义和团乘势击毙联军40多人，打伤200余人，迫使联军败退而回，8月初，德国元帅瓦德西纠集了更多德军到北京后，西摩尔以败军之将只好将统帅的高帽子拱手让给瓦德西了。9月间，据《庚子中外战记》云：“此时的八国联军中，法军15600人，德军22500人，英军20000人，俄军18000人，日军22000人，美军5822人，意军2000人，奥地利军500人，合计107400人”。



1900年义和团火烧八国联军侵略者

澳大利亚助英遣军北侵中国

现将英国侵略军的构成简述一番。还当义和团起事时，英国政府即调 1900 名英军首登直隶各要岸，接着组成三个旅团，主要成员多以殖民地的官兵充当侵华炮灰。据日本佐原笃齐所辑之《八国联军志》说：“统计英国各路调往中国之总数，以平均数计之，约有英国武弁 500 员，英兵 550 名，印度武弁 600 员，印兵 17000 人。另有作响导者 1300 人，供差者 13500 人。战马 4200 匹，波乃马 5200 匹，车轮大炮 12 尊，它种大炮 16 尊，但先到中国各地方最称奋勇之战兵，已不下 20000 人。”此中所到有香港、印度、马来西亚、缅甸，未列澳大利亚。事实上，据《拳匪纪事》卷四说，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即公元 1900 年 7 月 28 日载：英电：“英属澳大利亚洲大吏禀英政府，略谓中国北省拳匪奸臣之乱。愿派水军 2000 名，陆军 3000 名助剿”，可见澳大利亚紧跟在英国后面，一方面大肆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义和团为“匪”是“奸”，一方面跃跃欲试，愿遣 5000 名这么多的官兵“助剿”，甘心与中国人民为敌。



八国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军人（左3）

（采自雪儿简思《1900，澳洲军队北征中国》见 2008 年 5 月四川《国家历史》）

1899 年 6 月 27 日，英国南澳州殖民地总督发出紧急电报，并由其转发其它州殖民地总督，紧急征调三艘军舰往中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

按这时的澳大利亚尚未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她只是英国海外六块殖民地而已。当时各个州殖民地总督，正忙于磋商成立中央联邦政府，未料维多利亚州总督竟先跳出来表态，接着新南威尔士州总督也口出狂言，他们竟愿派兵，南澳州总督更愿提供一艘名为“护卫”号小巡洋舰，北侵中国，协助其宗主国——英国军队参与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是年7月30日，英国派遣运兵船，先从墨尔本，再往悉尼，8月7日，接走新州、维州两军，8月10日，南澳州所派“护卫”号小军舰也开始北上。8月26日，英国运兵船将澳军运到香港，英国佬给澳军更换装备，可笑的是英国人还“借给”澳军一些武器。

澳军在京、津和保定的种种作为

1900年8月31日，澳大利亚水陆分队由英舰接到中国上海，澳军首先拜见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英军司令随即命令澳军到天津大沽口担任警戒任务。9月8日，澳军被运到大沽口。联军命令维多利亚州分队驻守天津，命令新南威尔士州分队进占北京。



澳大利亚军人在北京庄王府门前（摘自雪儿简思《1900，澳洲军人北征中国》）

1900年10月10日，新南威尔士州分队，准备进军北京，但在去京前，他们雇用了大量中国帆船和苦力，用以拉纤运载行李和联军的三万条军毯。十天后到达北京，澳军替换从香港来的英国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士，驻于东交民巷英国使馆，这是澳军侵华以来首次住进屋内。新州分队随即被英军一分为三，一名军官及五十名士兵驻守使馆；三名军官和六十名士兵被派住喇嘛庙；其它人则在庄王庙建立司令部。除此以外，新州分队还是一支警察部队，承担着社会治安工作。他们在北京试图阻止中国人的赌博，多次冲击赌场，并抓了一些赌徒，但最后不得不承认收效甚微。又如组织北京人清扫大街，对乱倒垃圾者处以鞭打五十

板的体罚。再如意大利士兵的步枪被中国人抢去，当抢枪者被捕后，澳军却给这个中国人扛抬着马克沁机关枪的沉重架子，以示惩罚。有时澳军还充当可笑的“法官”角色，他们竟然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实在难断时，因为无计可施只好抽打五十大板，而不了了之。

据在伦敦《西敏季报》随军记者、美国人贾珀·怀亭（1868—1941）的叙述，1900年10月12日，他随英军和澳大利亚小分队去北京以南80英里的河北省保定府（今保定市），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该府中8个外国传教士，实为扩大侵略版图而已。当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控制了保定府。英军盖斯利将军住进直隶总督署。法军住进参护衙，意、德指挥官也在重要建筑内扎营。澳大利亚小分队则住在保定城外。贾珀将自己的马车停在澳军小分队的营地之外。这时澳军小分队的迪克尔上尉请这位美国记者用膳，并邀请他住进自己的军营帐篷。贾珀很庆幸自己有了一个仔细观察澳军小分队的机会，他说：“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维多利亚州（总督）主动提出要派一连人去中国，这一请求被国防部批准，并立即调拨军事装备和生活补给品，于是维州澳军小分队在一周内便集结成功。”贾珀又说：“他们来华就是为了在华代表他们的国家参战”。实际上澳军卷入的是一场北侵中国的非正义战争。

贾珀又说，澳军“他们个个精力充沛而且能干，在许多方面很像美国人，他们是大块头，机灵敏捷，他们能干任何事，没有仆人，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动手。他们中间有厨师、木匠、武器制造者、工程师、电报员、信号兵、裁缝、风帆制作者、铁匠、骑兵、面包师、屠夫、鞍工、炮手、潜水员和许多其他放弃了良好且有固定工作等”。

贾珀还一再为澳军涂脂抹粉，他说：“他们自信有能力同其他国家的人竞争，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价值充满了信心。有个明显的特点，从来不越级。我从来未看到过一支如此训练有素的队伍，从未接触过一支其军官对部下掌控如此严密而同时也允许他们之间彼此熟悉得几乎是没有社会等级的队伍。该小分队中4名授衔军官在他们的国家中名声很大而且很好。他们从不大声说话，从不使用在美国军中常见的骂人话。他们从不说对部下不敬的话，他们对必须与人打交道的个人了解得一清二楚。总之，他们不仅受到他们指挥的所有部下，而且还受到了他们的英国部下的不折不扣的尊敬”。

罗珀对澳军小分队这支侵略军弹拨的“乐曲”，这对受害国——中国和中国人民说来，那是一首何等不和谐也非常难听的音符。

实际上澳军小分队到达保定时，当地清军已经投降，但德国人仍逮捕并任意杀害无辜群众，澳军做为配角，则负责看管所谓“罪犯”。澳军目睹德国人命令中国“罪犯”自挖坟墓，然后排成一行被枪决，让尸体自动滚进墓穴之中，对于这一罪行，澳军虽然看不下去，但这不等于侵华澳军有一颗“仁爱”之心。不

信吗，有例可证。义和团虽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但转入地下的北京义和团团员，仍然伺机打击外国侵略军。如新州分队看守的喇嘛庙旁是一间丝绸仓库，一天，一位勇敢的团员事先将家属转移他处，然后放火将自己住宅烧掉，意图乘势烧死邻居澳军，但这位团员不幸被澳军抓住，翻译官证实纵火者是义和团中一位著名团员，次日凌晨，五名澳军组成行动队，竟将这位爱国的义和团员枪杀了，这不是新州分队屠杀的第一位中国义和团勇士，他们在北京曾多次枪杀平民百姓，所以说，澳大利亚军人在侵华战争中曾犯下了罪行，那是不过分的。



采自顾明译注《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

澳军的偷盗勒索丑闻

澳军侵华期间，还曾制造偷盗、敲诈勒索的丑闻，如维州分队在保定二十五天，每人每天只配给两只玉米面饼，饿极了的澳军便在民宅中偷取小鸡和鸡蛋充饥。有一天，当一头奶牛误闯进澳军行军队伍时，澳军见牛动心，便将这头奶牛杀掉吃了。除外，澳军还和联军一道抢劫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一次，澳军侦得义和团在北京郊外长辛店埋有财宝，英军上校图鲁奇（Tulloch）立即率澳军军官布莱克（Bertie Black）前往挖掘，结果不仅一无所获，过程中还遭到冷枪的射击。英军、澳军愤怒异常，遂向当地富人勒索三万五千两白银作为“罚款”，扬言如不照办就要肃平整个小镇。正当人们在筹款时，大群义和团闻讯集结欲来援救高丽营的同胞，图鲁奇上校慌忙调集英、澳军，打死了四十多位勇敢反抗的